



螺溪：东丁故里话将军

闲云

螺溪村村口有一座过街楼，楼的门楣上有一块石匾，上刻“东丁故里”四字，此匾表明了螺溪村为丁氏故里。唐代螺溪村就有丁氏人家定居，可谓是千年古村。村位于天台城东边，所以称东丁。隋唐时期，天台有丁胡徐顾四大姓，分别居天台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所以有东丁、南胡、西徐、北顾之说。

“吾邑螺溪丁氏，古姓也，望族也。去县治三里许，水不深而澄澈几里，山不高而夷坦数湾，灵秀之气莹然在目。”这是记载于《天台螺溪丁氏宗谱》中《重修宗谱序》一文的几行字，从中可感受到螺溪村的自然环境。螺溪村位于螺溪西岸，东横山脚下，村以溪名。螺溪源自黄坛潭，山间溪流曲折，也称折溪，流出深山之后，一路平坦，最终流入始丰溪。因智者大师放螺于溪，故得名螺溪。

五代后汉天福十二年，丁凝游历至天台山，在游览了石梁华顶等景色之后，路经高明，取道螺溪，沿溪而下，出山谷，眼前豁然开朗。东横山，如一张黄榜横于城东面，所以也称黄榜山，山上修竹丛生，山脚溪流淙淙，螺溪自北而南，从东横山前流过，最后汇入始丰溪。螺溪两岸一片平畴，临水依山，土地肥沃，丁凝喜欢上了这块土地，感叹此处为洞天福地。于是，从福建南洲迁居螺溪西岸，称为螺溪丁，之后渐成村落，称螺溪村，丁凝成为了天台螺溪丁氏始祖。在《螺溪丁氏宗谱》中，丁凝列第二世，其父丁远为第一世。丁远进士出身，仕后晋翰林院直阁学士，丁氏一族可谓书香门第。

丁凝（905—992），字嘉谟，号松云。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得中进士，那年他三十三岁，之后一直没有走上仕途。迁居螺溪那年，丁凝四十二岁，已是不惑之年。坐在屋前的梅树下，读读先贤圣书，著作自娱，听着院外螺溪的流水声，悠然自得。春日细雨，戴一顶笠帽，坐在溪边的岩石上，钓上几条溪鱼，像一位归隐的文人。迁居螺溪的第二年，丁凝在村中开馆授徒，四方学童来此接受启蒙教育，他称自己的住宅为东屿草堂。

郡守陆仕宏在一个春日，来到螺溪，看望他的友人丁凝。陆仕宏善楷书，他为友人题写了“东屿草堂”四字，之后，东屿草堂的匾额就挂在堂前。两位好友在东屿草堂喝着酒，相谈甚欢，酒酣耳热时，陆仕宏写下了一首诗，诗中赞美了友人生活中的那份自得，“我闻松云公，卜筑东郊外……回廊奔烟滋，竹坞发清籁。”

丁氏家族就这样在螺溪村，世代过着晴耕雨读的生活。至明洪武年间，丁妥欢已是螺溪丁氏第二十世。清康熙《天台县志》对他有这样的评价：“涉猎诗书，性倜傥，善议论。”在村中，他建造了一幢民居，给新居起了一个

堂名——爱敬堂，“爱敬”出自《孝经》，“爱敬尽于事亲，而德教加于百姓。”以亲爱恭敬的心情，尽心尽力地侍奉双亲，而将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。宋濂学士为丁妥欢题写了“爱敬堂”三字匾额，挂在宅中，解元朱文中撰写了《爱敬堂记》。丁妥欢的父亲早逝，母亲将三个儿子养育成人，对于母亲，丁妥欢尽自己的一分孝心。他在爱敬堂之后，建一楼，名其为“春晖楼”，取孟郊《游子吟》中：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诗句。爱敬堂和春晖楼寄托了丁妥欢的爱心和孝心。两幢楼堂现已不存在了，但爱敬之心却留在了族人的心中。

明成化年间，爱敬堂遭受火灾。明嘉靖四十年，族人在爱敬堂旧址上建造家庙，这也是丁氏迁居螺溪村最早的宗祠，宗祠门前挂“东丁宗祠”匾额。至清乾隆年间，族人在村南边新建祠堂，故此处改为庙宇，供奉乡主大帝，俗称“行宫”。行宫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拆除，宫前的戏台依旧保存，戏台南朝北，面对当年的行宫，现存戏台建于清朝，两侧的厢房和前后过街楼皆为二层木结构。过街楼“东丁故里”石匾之上有狮子戏球灰雕，一只母狮和四只小狮，其乐融融。戏台前挂“钓艇台”木匾，只所以称钓艇台，与村边的螺溪有关，因为天台山十景中就有“螺溪钓艇”一景。高山深谷间，弯曲的溪流中，有块石笋像青螺，侧看如艇，石上藤蔓下垂，直至碧潭之中，犹如垂钓，得名“螺溪钓艇”。螺溪村中的戏台称钓艇台是十分合适。看着台上所演的戏文，远处仿佛有人家的鸡犬声，芦苇间隐约有渔翁的身影在晃动。

丁氏宗祠位于村南边，坐北朝南，由门楼、正堂和两厢组成，追远堂的堂匾就挂在正堂的中间。祠堂始建于清乾隆年间，现存建筑为清光绪年间修建，祠堂的部分建筑已改建。清乾隆年间，宗祠落成时，郡增广生杨传慎写了一篇《追远堂记》，记中对堂名作了如此的解释：“昔曾子圣门大贤以慎终追远为训，而丁氏有人亦能以贤人之心为心，其意亦美矣。”记中称丁氏宗祠“栋宇巍峨，星斗璀璨，虬龙夭矫，飞凤腾骧，恍若隐见梁栋间。”堂前道地，东边植有一株杏树，西边植有一株桃树。每年春天，道地内杏花艳红，桃花灼灼。

丁姓是螺溪村的大姓，此外还有陈氏等姓。螺溪村陈氏属天台后洋陈氏，先祖为大宋名臣陈瓘，因弹劾蔡京，父子谪居泰州，寻窜天台，晚年寓仙居，玄孙陈煌迁居天台城关后洋。至明代，陈北涧迁居螺溪村，为螺溪后洋陈氏始祖。民国年间，螺溪村出了一位将军，他就是陈克非。陈克非（1901—1966），小名文秀，字惟毓，号钟灵。自幼勤奋好学，求学于天台文明小学，民国九年（1920）考入天台

中学，毕业后，他回到了螺溪村，在村中的螺溪小学当了一名体育教师，他所教的木枪操，当时颇有名声，在天台县首届运动会上夺魁。

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，他离开家乡，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，改名陈克非，那年他二十四岁。翌年毕业，分配到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军第九师某团任连级政治干部。风华正茂的陈克非不安于文官职位，他希望能带兵打仗，之后，作为军人的陈克非，屡建功勋。他投入北伐革命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陈克非任第二军第九师四十九团团副、师参谋长，亲率部队开赴前线。民国三十三年（1944），陈克非任中国远征军第九师师长。先后参加淞沪会战、徐州会战、武汉会战和远征印缅抗战。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荣升为军长，二年之后，任第二十兵团中将司令官，同年12月，在四川郫县率部队起义。

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），母亲六十五岁大寿，陈克非携妻子和孩子回家为母亲做寿。当时母亲住在祖居缘善楼，缘善楼为一幢四合院，坐北朝南。看到家中的老宅已破旧，他决定重建新宅，让母亲有一个安居之所。新宅就建在缘善楼北边，为一幢中西合璧的庭院，具有民国建筑风格。宅院坐北朝南，门楼颇为精致，为砖木结构，大门的门楣上有一块长形石匾，隐约可辨“五福临门”四字，大门两侧各有二根砖柱，门楣之上原有双狮戏球的灰雕。大门后设有门厅，敞开的门厅为凉亭形式，周边设有石栏，石栏的石板上刻有二十四孝子图浮雕，石栏之上为木柱，亭顶施有彩绘。

进入门厅，为宽敞的庭院，院中植有二株樟树。主楼为一幢坡顶小洋楼，二层五开间，四边设有围廊。一楼的廊下为方形砖柱，柱础上雕有的人物和花卉浮雕，二楼围廊非常宽敞，设有圆形的绿色木质栏杆，屋檐下有木雕垂花短柱。主楼的东侧为厢房，楼梯就设在东厢房。1949年之后，这幢小洋房成了螺溪乡政府的办公用房。

村北有一座小山，称尖山，尖山脚下的庙宇就称尖山庙，庙内供奉水仙公和水仙子，现也供白鹤大帝等神仙。有关庙的由来，村中有一个传说。那是明朝，来自歙县的父子俩来到螺溪村，替丁姓人看山种地。一个夏日，劳作了一天的父子俩坐在溪边的树下休息，看到溪水中有一只仙桃自远处漂来，他们捞起这只仙桃，一人一半分吃了这只仙桃。此后，在田间劳作，总有几朵祥云栖于头顶，为他们遮阳，村民都感到惊异，都认为他们已成半仙。那年遇干旱，田里的庄稼都已枯萎，村民请求父子俩求雨。儿子化为一只蜜蜂，飞到玉帝案前的墨砚上兴风作浪，此时村中降起大雨。不幸玉帝发现了这只蜜蜂，用笔一按，蜜蜂死于砚台中。看到死去的儿子，父亲悲愤交加，一脚蹬在石板桥上，桥中蹬出一个洞，随后，他也飘然而去。父子俩为百姓求雨而亡，百姓视他们为水仙公和水仙子，在他们所居的尖山建庙供奉。

尖山庙始建于明天启五年，清光绪十年重修。原庙中有一副对联：“螺溪高耸尖山庙，溪水长流父子桥。”庙前的石板桥就称父子桥，桥中的那个洞至今犹存。父子桥由三块石板相拼而成，现桥上建有一座四角亭，亭上挂“父子桥”匾额。坐在亭中的石栏上，看着山脚的尖山庙，听村中的老人讲讲水仙公和水仙子的故事，不禁为父子俩为百姓而死的传说所感动，百姓供奉他俩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

